

尼采百年解读系列

顾问 汝信◇主编 薛晓源 金惠敏



F. W. Nietzsche

〔俄〕露·莎乐美 著◆王书祥 杨祖群 译

情遇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in seinen Werke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5347
尼采百年解读系列

顾问 汝信◇主编 薛晓源 金惠敏

〔俄〕露·莎乐美 著◆王书祥 杨祖群 译

情遇尼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遇尼采/[俄]露·莎乐美著;王书祥,杨祖群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

(尼采百年解读系列/薛晓源, 金惠敏主编)

ISBN 7-80149-603-5

I. 情… II. ①露…②王…③杨… III. 尼采, F.W.
(1844~1900)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5568 号

· 尼采百年解读系列 ·

情遇尼采



著 者: [俄] 露·莎乐美

译 者: 王书祥 杨祖群

责任编辑: 乔亚宁 跃

责任校对: 闫晓琦

责任印制: 同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8.5

字 数: 144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刷

ISBN 7-80149-603-5/B·108 定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Lou Andreas-Salomé
Friedrich Nietzsche
in seinen Werken

Insel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根据德国茵塞耳出版社德文版翻译

总 序 一

Nietzsche

汝 信

在西方思想史上，尼采一直是颇有争议的人物。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用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评论尼采，往往得出迥然不同的看法和结论。尼采的格言式的文体和诗一般的语言，也常使人难以把捉他的真实思想。尼采死后由他的妹妹伊丽莎白编辑出版的遗著和有关尼采的著述，更是充斥着个人偏见和曲解，为了解尼采的真面目增添了麻烦。有的研究者认为，尼采是遭人误解最深的思想家，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①

历史上的思想家怎样遭受误解，有时误解又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后，对这种现象尤其有亲身的体会。在我国文化界和学术界也经常提出要为过去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阅波达赫：《遭毁灭的尼采著作》，海德贝格，1961年德文版。

的某些人物“平反”或进行重新评价的问题，目的无非是消除误解，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至于尼采，他在中国的命运是坎坷的。20世纪早期我国新文化的一些倡导者，曾把尼采哲学作为解放思想、破坏旧秩序的武器而予以积极的评价，而到了30年代，尼采就开始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被加上法西斯哲学先驱的恶名。在很长时期内，尼采研究几乎完全停顿了，除了简单粗暴的批判和谩骂外，很少提到他的名字。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重新面向世界之后，学术界从噩梦中醒来，才又想起了尼采。尼采著作的许多新译本和有关尼采哲学的论著纷纷出版，某个时期在大学校园里甚至还出现过“尼采热”。尼采在中国似乎时来运转了。但令人担心的是，在尼采本人最不屑一顾的商业炒作的参与下，是否会造成对尼采的新的误解呢？

19年前我曾指出，尼采不需要辩护，他需要的是理解。历史上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他却不是弱者。可是真正理解尼采又谈何容易啊！1987年，我应当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邀请去魏玛访问。在这个充满着文化艺术浓厚气氛的幽美城市里，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巨人们留下的纪念性遗址到处可见，而与歌德、席勒相比，尼采简直可以说是被人遗忘、备受冷落的人物。承蒙主人的特意安排，我被允许浏览了保存完好的尼采手稿和档案。据德国朋友告诉我，多少年来除了意大利共产党学者蒙蒂纳里之外，基本上没有人认真

地研究和用过这些内容十分丰富的珍贵资料，平时只有一二位专职人员在负责整理和保管工作。人们往往根据某种需要或迎合某种趣味去描绘尼采，而不愿下功夫去了解尼采。在魏玛，我还有幸参观了尼采故居，他在那里度过了患病的晚年直到逝世。在尼采的住房里我看到他的一座塑像，这可能是整个故居的惟一使人回忆起尼采的纪念物。这塑像颇有一点名气，当年希特勒造访尼采故居时就曾站在它一旁照相留念并广为传布。我过去见过那张照片，希特勒那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神态至今还有印象。世界上有许多人就是因为希特勒推崇尼采而把尼采和纳粹法西斯相提并论的。可是我从这尊塑像看到的却是一个孤独、寂寞、冷峻的尼采，与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相距甚远。希特勒推崇尼采自有其政治目的，不过从《我的奋斗》这部纳粹圣经中确实找不到他读懂了尼采的证据。无论是对尼采进行政治炒作或商业炒作，这都是他最大的不幸。

尼采说过，野兔有 7 层皮，一个人则可以撕掉 7×70 层皮，而仍然难以认识和找到他自己。因此剥开层层外皮，深入内心深处，发掘出尼采的真实思想，是十分困难的事。我以为，对尼采可以有、而且必然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只要言之有据、严肃认真的都应允许存在。其实这不仅是对尼采，对历史上任何一位大思想家都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向读者提供各种不同的解读，由读者自己去思考，进行比较和选择，

这是帮助读者增进理解的好方法。现在出版的这套《尼采百年解读系列》丛书如能有助于读者理解尼采，那它也就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总序二

Nietzsche

薛晓源 金惠敏

1900年8月25日，一颗搅动世界和自己的骚动不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此人就是日后震世骇俗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

2000年8月25日，是尼采逝世100周年，希腊哲人说：有人是死后方生。尼采生前的影响只局限在欧洲几个小国不大的学术圈子里，因此尼采总是抱怨世人不理解他的哲学，他不无遗憾却又颇为自负地说：到了2003年世人才能够理解他的学说的魅力和震颤力。

世人对新学说的耐力和抵抗力大大超过了尼采的想象，在他撒手人寰的不久，他的学说和震世骇俗的口号，如“重估一切价值”、“上帝死了”就不胫而走。“一个幽灵，一个尼采的幽灵不仅在欧洲游荡，而且跨越大洋在亚洲和古老的中国游荡，至今魂兮不归，在世纪长河里游荡。”我的一个喜欢尼采的朋友是这样评价尼采在20世纪的影响，我认为他的概

括既形象又准确。

尼采说伟大的哲学家只是世人误解方才成其大名，对其身后世人的误解，尼采是有先见之明的。综观 20 世纪百年东西方对尼采的解读，之所以产生许多歧义，抛去许多外在的原因，尼采的写作文体和倡导力行的方法论也难却其咎。其一，尼采的著作大多是用格言体写成的，文辞华美，寓意深远，段与段之间的跳跃性极大，即使用新批评的“细读法”去解读。准确把捉其内涵也要颇费周折。尼采厌恶和拒绝黑格尔客观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尼采倡导“谱系学”的方法论，提倡差异和差异之间的互动。这些都为准确解读尼采及其学说增加了难度。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世人对尼采毁誉有加，大起大落。在纳粹眼里，尼采是军国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尼采是个人至上主义者；在传统主义者眼里，尼采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强烈的破坏者，尼采主张用锤子敲碎一切偶像和传统；在虔诚宗教徒眼里，尼采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传统的形而上学在尼采那里终结了。

到底应该如何打量和解读尼采？

解读尼采，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可能有效：一种是美国“新批评”提倡的“回到文本中去”，国内出版界学术界翻译

尼采文的热情很高，尼采的代表作已经有好几个不同的译本，用“新批评”的“细读法”是能把握尼采思想的主旨。另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是整理、译介百年来东西方思想文化大师对尼采思想的解读，把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尼采的解读作为我们进一步解读尼采的文化和思想资源，吸取他们解读尼采的经验得失。文本与解读者、解读者与对解读文本的解读都是双向互动的，使这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可能能打破解读尼采的坚冰。这也是我们主编这套《尼采百年解读系列》丛书的心愿和主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尼采研究专家汝信先生，对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表示大力支持，并欣然作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谢寿光先生、程晓燕主任为出版此丛书花费大量的心血；汪民安先生和各位译者以及德国歌德学院图书信息中心的柯劳迪女士、王星女士为丛书的出版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2000 年盛夏于北京

前言

Nietzsche

恩斯特·普法伊费尔

1882 年 4 月，作为保罗·瑞的朋友，露·冯·莎乐美在罗马认识了年长她 17 岁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当时她 21 岁。瑞比尼采年青 5 岁。而当她 33 岁时，作为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夫人，作为自由女作家即将第一次赴巴黎旅行之前在柏林写下了这本名为《情遇尼采》的书。

《情遇尼采》这一书名清楚表明，人们不应将这本书仅仅看成是对其著作的诠释，而是表明了作者同尼采的私人关系和在各种不同类型文件中以及尼采给她和给保罗·瑞的书信中的个别段落中表示出来的同样的构想：要将仿佛隐藏在作品中的尼采的思想认识发展过程更准确地表达出来。

这种说法使人难以想象，构成本书前提的是尼采与露·冯·莎乐美的相遇只能被理解为是两种生活道路和思想道路在一个完全固定的时间的相交，——并且，这本书的原稿也只有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生命中的一段固定的时间内才有

可能完成。尼采对生活道路上的这种仅有的交往的指责以及对露·冯·莎乐美的信服，使她与保罗·瑞的美好的共同生活延续终生，在尼采的生活中同她的情况一样，这些导致了一种生活的灾难，这一灾难本身有可能重新完成两者的由命运决定的使命：尼采作为哲学家的使命以及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对人的认知的使命。

因为，如果没有经过整个孤独寂寞的过程，尼采的判断能力就不会如此衰退，如果没有露·冯·莎乐美坚信保罗·瑞，相信他们过去的神圣关系正在继续发挥着作用，从而与 F.C. 安德烈亚斯的婚姻失败，她就不会成为我们所认识的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我们在对露·冯·莎乐美与尼采及与保罗·瑞之间关系的文献研究之前就应考虑这些了。

作为新的哥伦布，尼采从热那亚前往墨西拿旅行，而没有去罗马，因而他得到的对露·冯·莎乐美的印象是很模糊的，从下面保罗·瑞信中的词语可以看出他本身对这个年青姑娘的惊异：

“在大多数情况下，您通过这种方式使这位年青的俄国女人处于惊异和忧伤的境地。这种惊异和忧伤使她越发渴望见到您，渴望同您交谈，以至于她因此而想从热那亚回来（回到瑞士）。可当她看到您的时候又如此完全失神，她当时很生气。她浑身充满活力，具有娇柔及孩子般的特性，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聪明的人。”（1882.4.20）

1883 年新年之夜，露·冯·莎乐美回顾过去的 1882 年，在写给住在西普鲁士故乡 34 岁的保罗·瑞的信中明确地表明了 she 结束了与尼采的关系而同时继续与保罗·瑞保持关系：

“为了避开那里的阳光和曾经有过的一年的生活，一月初，我抱病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充满阳光的意大利回来了。”

保罗·瑞明白这句话对他包含的意思，自从三月中旬他和露·冯·莎乐美在罗马共同度过了一段冒险的日子以来，“有多少阳光洒在了我们在罗马共同聊天散步的道路中（在尼采到来之前），有多少阳光洒在了她划的船上，洒在有夜莺伴唱的田园景色中，（她是如此的回忆，好像与保罗·瑞共同经历了所有这些），又有多少阳光洒在了那次经哥特哈德到瑞士的旅行中，洒在卢塞恩的日子里”。

“此后，当我与妈妈分开（她还住在苏黎士）并渴望编织一个崭新的生活时，我们产生了那种特有的朋友关系，直到今天我们整个的生活组成都依赖于它。这一关系也许在这种知己和这种抑制中不复存在……。”

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尼采的名字在这封信中没有被提到，但是，人们仍然可以粗略了解到露·冯·莎乐美与他的关系，因此，通过一些事实就可分析或补充那些未知的东西。

关于“奥尔塔－田园风光”：“在奥尔塔（在奥尔塔湖边，马乔列湖以西）我自己当时就已决定，首先向您阐明我的全部哲学观点。”（大约在 1882 年 12 月初的一封信的草稿中）

强调：“在奥尔塔，我当时就已计划，将您逐步引向我的哲学观点——我认为您是第一个能做到这点的人。”——“在这期间我们曾共同建造了我们的临时宿营地，比如，在上意大利湖边的奥尔塔，旁边的蒙特萨卡罗似乎曾很吸引我们：由于我母亲突然得了一场病，为了等她，尼采和我在蒙特萨卡罗停留很长时间，而这些引起了照顾她的保罗·瑞的特别反感。”（《生活回顾》——根据露·冯·莎乐美在陶滕堡写的日记。）而尼采在《回顾我们在意大利的时光》中温情地写道：当我们“沿着狭窄的山径向上走时”，“蒙特萨卡罗，是我生命中最令人喜悦的梦想，我感谢你”。

关于“在卢塞恩的日子”：1882年5月，尼采同露·冯·莎乐美“在卢塞恩的狮子花园边”进行了一次“私密的”倾谈，“因为，保罗·瑞向她转达求婚的意思显得不够明确”，“但是，尼采同时也请求三人一起合影，尽管保罗·瑞表示极不情愿，这种不情愿使他的面部终生挂着一种病态的厌恶”（《生活回顾》）。从卢塞恩出发，尼采与露·冯·莎乐美一起到了特利普森，“在这里他曾同瓦格纳度过了令人难忘的时光……”。（见116页及以下几页。）

陶滕堡（门）这个名字代表着尼采与露·冯·莎乐美之间思想观点交流的高潮和交点，可这个词并未出现在给保罗·瑞的信中，露·冯·莎乐美在她的日记中写到瑞时，则通过下面的话表达了同尼采关系的终结：“我们的共同之处是我们有相

同的天生的宗教信仰，而恰恰因此在我们中间爆发出如此强烈的不同，因为，从某种特殊的意义上讲，我们都是自由意志者。”

9月中旬，尼采从莱比锡写信给弗兰茨·奥韦尔贝克：“我同露的谈话是这个夏天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理性和品味都发生了最深刻的转变——另一方面，我们彼此之间如此之多的矛盾都成了观察研究对方最有效的入口。我还从未认识过这种懂得从他人的实践经验中获取如此多的主观观点的人，从未认识过这种懂得从一切有丰富实践经验者那里吸取如此多经验的人。”“陶滕堡给了露一个目标。”

读了这封信，还是难以猜想尼采当时还有一些看起来要修正的东西。更何况在偶然的、有意的和无意的事情上，对尼采不要有太多的指望，没有什么东西会驱使他一再做出反应，直到无法忍受为止。

12月25日，也就是露·冯·莎乐美给保罗·瑞写上述所引用的信前几天，尼采就曾写信给奥韦尔贝克：“昨天我也中断了与我母亲的书信往来，这在过去是无法忍受的，也许这样更好，我大概很早就不能再忍受这些了。”“我与露的关系一直存在于最痛苦思绪之中：至少我今天相信是这样，未来的，——如果有未来的话——，我也想对此说一个字，同情，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一种苦难的深渊——这也就是叔本华的信徒们所喜欢说的。”

除尼采的言论外，如果人们阅读露·冯·莎乐美写给保罗·瑞的几乎同一时期的信，那末，尼采和露·冯·莎乐美的生活道路的相遇本身就完全能说明了；她自己也在没有保罗·瑞的参与下就这样完成了这件事：也许是一目了然的，也许在另一方式中对于尼采来说更困难，大概对于露·冯·莎乐美也是如此。

如果人们要问，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是在何种前提下才能写出像摆在我们面前这样的关于尼采的书，回答是：尼采的精神作用应作为间接影响，其次是，露·冯·莎乐美与保罗·瑞之间的“朋友关系”应忽略不记。（这部书的本身就表明，紧密的个人关系已被当成纯粹的回忆。）

写出这本书的第二个前提条件是：将悲剧性的事情隐藏在其中，只有当露·冯·莎乐美更换了名字意味着别的什么，而不是意味着一种需要把与瑞的友谊的发展尽可能忽略不提，使之成为自然交往时，这时它的意思就完全显示出来了。

这中间，对于露·冯·莎乐美来说，瑞的情况就不同了，与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在她的《生活回顾》中叙述过的她的未公开过的婚姻是完全不同的。只有这句话是正确的：“……我努力强迫自己没有把我与他（瑞）分开，而是把我与我自己分开了。”

露·冯·莎乐美不知道，保罗·瑞想（重新）回到自己身边这一愿望在他心中埋藏有多深，保罗·瑞更不知道站在对面的